

似水流年

七夕,与木槿有关的记忆

>>>>> 妖微



自我记事起就知道,七夕是个特别的日子,它带着淡淡的木槿香,在漫长的夏日里,为我留下过很多记忆。

在我老家,人们称木槿为槿树。那时候,我家住在高高的山上,住对门的阿太还健在,她已经老得走不了山路了,一早颤巍巍地来找我,把一只布袋交我手上说,要摘老的叶子啊,皂角多。随即抬头看看天,从衣兜里掏出些零钱说道,买些糖果来,晚上吃。

院子里的女孩子们手里拿着篮子或布袋已经聚到了一起,我们相约去山下摘槿树叶。槿树多长在田间地头,我外婆家边上就有一排,像篱笆一样隔开了唯一的公路与农地。等我们赶到时,“篱笆”里里外外站着采摘的女人,有大人,也有孩子,攀谈声、嬉闹声、拉扯树叶的簌簌声、花间蜜蜂的嗡嗡声,响成一片。

早上的阳光还不算猛,槿树花粉色的花瓣上滴着露珠。这花平日里并不讨我欢心。论气势,零零散散的,比不上成片的油菜花;论花容,哪里有红花酢浆草那种欲语还休的娇小妖娆;论香气,更是比不得山上兰花的幽香。但今天是七夕呀,采摘槿树叶子洗头成了顶重要的事。

槿树长得比我们高不了多少,离树根越近的,一般就是阿太所说的老叶子了,采摘更是容易,不一会儿,我就摘了满满一袋。我还在袋子上面放上几朵槿树花,这是阿太交代的。回家前,一众孩子拐进了山脚下的供销社。难得下山,又逢节日,家里的大人们往往提前给我们些零花钱。我用母亲和阿太给的钱买了花生糖、桃酥和麻花,满心欢喜地走向上山的路。一路很辛苦地忍着馋,嘱咐自己糖果是要留到葡萄架下吃的。

阿太早早地站在山门外等着了。她先是从布袋里取出花来,挑上一朵插在白发间,然后拉拉衣角,挺了挺佝偻的背。山上缺水,她将槿树叶晾摊在簸箕上,拿湿布一片片擦净后,倒入装着水的木盆里浸泡。叶子挤在一起,层叠

的绿透过荡漾的水波,清亮得如同此刻的天空。

午后,浸泡的叶子吸足了水,绿得更透亮、饱满。我和阿太握一把叶子放双手间搓揉。槿树叶呈菱形至三角状卵形,叶子边缘有不整齐齿缺,表面沿叶脉有绒毛,触感粗糙。等到叶子慢慢柔软后,我们用力握捏,黏稠的浆汁顺着指缝滴落,淡淡的香气从水面铺展开去。如此反复,盆里的水逐渐变成厚重的绿,上面漂浮着残碎的叶茎。阿太用纱布将碎叶滤去,这便是天然的“洗发水”了。

我将头发浸入这翡翠般的绿色之中,黑色的发丝漂浮起来,用手理一下,果然有着不同寻常的顺滑。阿太在边上说,洗得黑亮亮,找个好人家。我又羞又急,将脸埋在盆里直跳脚。阿太对我的表现很是满意,哈哈大笑,随后拿葫芦瓢取了清水帮我冲洗。

天黑得真慢呀,等到星星出来时,孩子们已经在葡萄架下嬉闹好些时候了。这时,人们往往都已用槿树叶洗了头,有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,有的发间沾着残留的叶片。阿太的头上依然用发夹别着那朵花,只是花瓣有些打蔫。

孩子们吃着糖果,盯着天空闪烁的星星。其实我们分不清牛郎星与织女星,但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大人讲述牛郎与织女的故事,院子里已经被翻烂的小人书中也有这个传说,所以我们恨透了拆散他们的王母娘娘,也在这一年一次相会的日子里为他们欢喜。平日聒噪的喜鹊会聚在一起搭座鹊桥,牛郎会挑着一双儿女在鹊桥与织女相会。他们该有多少情话要诉说呀!据说在午夜时分,葡萄架下还能听到织女的哭诉声。如此想着,我便心酸起来。盛夏的风吹过,山谷葳蕤的草木间似乎回荡起忧伤的呜咽声。

星星忽明忽暗,月亮如孩童般于云间穿梭。七夕,像平常的日子那样,被推入了黑暗里。当太阳再升起时,又是新的一天,只是我的发间,会依然留存着木槿的清香。

人在旅途

这个夏天,进淄赶烤

>>>>> 寻常

“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,如果有,就来两顿。”这句话在网上流传已久,足见人们对户外烧烤的喜爱。淄博烧烤的突然爆红,就是最有力的证明。

虽然之前没有去过淄博,但是对这座城市还是有所了解的。正如有的网友所言,淄博第一次“出圈”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。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,齐桓公在此成就霸业。那时候的齐国都城临淄,“张袂成阴,挥汗成雨”(语出晏子)。新中国成立后,淄博成为山东继济南、青岛之后第三座省辖市(地级市),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具有地方立法权和管辖权的“较大的市”。这里的煤炭、化工、陶瓷、医药等产业都比较有名。估计谁也想不到,现在最有名的居然是烧烤。

作为一个山东人,居然没去过淄博,没吃过淄博烧烤,实在是不好解答身边人的热情问询。这个夏天,趁着孩子放暑假,我决定请年休假去一趟淄博,“进淄赶烤”,感受一下这座网红城市的独特“淄味”。

从济南东站乘坐高铁,20余分钟即可到达淄博北站。下午入住酒店后,淄博当地的朋友就接上我们直奔网红打卡点——“八大局”便民市场。

“八大局”原址位于淄博饭店北邻,原为淄博市行政办公中心。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,市政府将八个部门(财政局、教育局、卫生局、农业局、水利局、林业局、文化局、机械工业局)集中在一处办公,被人们俗称为“八大局”。在这附近,自发形成了“八大局”便民农贸市场。后来,“八大局”被拆除了,这个农贸市场却突然火了,被称为中国唯一一家5A级菜市场。有人甚至将其与北京香山“八大处”、青岛“八大关”相提并论,成为淄博的一张“历史名片”。

据朋友介绍,“八大局”便民市场是老张店人居家生活的购物场所,因为这里买东西方便又实惠,多数是熟人经济,许多淄博名吃、网红食品基本上都能在这里买到。我们到的时候不过下午五六点钟,市场里面已经是人头攒动,香味扑鼻。尽管人气如此火爆,生意十分兴旺,市场管理部门不忘在每家门店门口张贴一张温馨提示:为保证周边居民可以正常休息,防止噪声扰民,本市场周日至周四21:00停止

营业,周五、周六及法定节假日22:00停止营业,敬请理解。

我们在市场门口购买了“八大局文创雪糕”,从号称“八大局第一家”的绿豆饼店开始逛,边走边看,感兴趣的就买一点,人多的地方也凑热闹去排排队。一会儿工夫就买了炒锅饼、紫米饼、绿豆糕、琉璃饰品、“淄博烧烤”文创产品等一大堆网红产品。朋友还饶有兴趣地介绍了淄博新晋网红“逮大爷”和他的“豆蜜糕”。据传这位大爷因为不想在家听大妈唠叨而出来摆摊,不仅说话风趣幽默,而且出摊时间不确定,出摊“神出鬼没”。全国各地的网友甚至建起“逮大爷”微信群,群内的“知情人士”会不定时通知其他成员,“逮大爷”即将在哪里出摊、大约什么时候到、目前排队有多长……

晚上8时许,朋友开始联系烧烤摊位,没想到已经“一桌难求”。辗转了几个地方,最后终于在“八大局烧烤”里面坐了下来。此时,整个烧烤区已经是人声鼎沸,香味四溢。有的是一张张小桌子一溜儿排开,有的是一张挨着一张密密麻麻地摆放着,每张桌子旁都坐满了前来打卡的游客。服务生端着一台台冒着热气的烤炉来回穿梭,点单处的顾客则排起了长队,已经吃上了顾客频频举杯,还有新来的顾客正在寻觅空座。

让网红拉动经济,当打卡成为时尚,你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热情与才情。有人在各个网红打卡点开启直播,有人将题赠淄博烧烤的书画作品悬挂在店里,还有人在签名墙上留下自己的大名……

烤炉上来了,肉串摆上了,此时怎能少了小饼?朋友介绍说,之前淄博人吃烧烤没有那么多讲究,小饼都是赠送的。现在外地游客那么多,摊主只好收点成本价。朋友演示了灵魂烧烤“三件套”的操作方法,吃起来果然别有一番滋味。我看到那里张贴的价目表:小饼4元/包,小葱、酱、蘸料8元/袋。其他如烤串、精酿原浆啤酒价格也都很亲民。我们一行4人点了一大堆东西,只花了100多块钱,最后烤串没吃完,只好打包带走。

回去的路上,孩子总结说:这个夏天,淄博很热,淄博人很热情,淄博烧烤很热闹。

心灵隽语

东面以东

>>>>> 雨林

我家在小岛。北纬30度,东面以东,靠海。几乎每个亲戚到我家乡旅游时,第一句感慨总会在摆满海鲜的饭桌上,伴随着肥蟹那红壳被掰开的一声清脆,自然发出:“这梭子蟹好肥!”“嗯,鲜!”那时,我便会微微一笑,带着待客之道的礼貌,亦带点自豪,毕竟这是家乡的美食嘛!

长大一点后,读着书上那些他人赞美自己家乡的文章时,我常常心生向往。热闹和繁华像个梦,在我的幻想中不断出现。越看越遗憾,家乡小啊!小了,就容不下太多的繁华商场,容不下太多的琳琅店铺,容不下太多我的愿望。可想着想着,又似乎觉得太对不住家乡。罢了,罢了!去海边散个步吧。吹吹小风,听听浪涌。这也是大城市没有的呀!

又过几年,到另一座城市暂时小住。城是家乡的几倍大,人是家乡的几倍多,天是家乡的几倍热。一边擦汗,一边逛着街,两侧的店铺灯火璀璨。这就是我心向往之的呀,真的好高兴。可看久了,又有点空

虚。人潮奔涌,我却只觉天地茫茫,独余我一人。

我又想起了家乡。那里没有那么多店,新开的几家,朋友圈里一传十,十传百,总能或早或迟地看到,领张优惠券兴冲冲前去。所有的甜品店,大多数我都有耳闻甚至光顾过。这种小日子的满足感,反而带给了我充实。正如家乡的海风,不急不缓,时快时慢,不会太猛,不会太凉,吹着吹着,心就不燥了。

家乡没有那么多美称,它更像一位朴实的母亲,怀抱蓝天碧海,养育出十里金沙和朴实的舟山人民。也许我会离开家乡,为了更好的发展,也许有朝一日我会为它的发展出力。但不管我身在何处,不会忘记这天、这海、这人。家乡如母亲手中的摇篮,虽小却温暖舒适。家乡有我出生至今所有的欢笑与悲歌,赋予我生命与思考,他乡的万千繁华皆抵不过家乡十里金沙、千里海风。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!